





東漢書疏目録

卷之一

冠祭

上孝桓皇帝書

馮異

上光武皇帝書

范升

上光武皇帝疏

馬援

上光武皇帝疏



東漢書疏目録



朱勃

上光武皇帝書送馬援之亮

馬廖

上肅宗章皇帝疏勸成德政

馬嚴

上肅宗章皇帝封事言災異

魯恭

上孝和皇帝疏諫伐匈奴

上孝殤皇帝疏諫緩刑

上鄧太后奏議諫緩刑

魯丕

上孝和皇帝疏言議求

伏湛

上光武皇帝疏言議求

杜詩

上光武皇帝疏言議求

卷之一

蔡茂

上光武皇帝書言議求

常彪



上肅宗章皇帝議言選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慎選

杜林

上光武皇帝書諫緩刑

東平王蒼

上顯宗明皇帝疏薦吳

桓譚

上光武皇帝疏言時政

上光武皇帝疏言識書之非勸爵賞

馮衍

上光武皇帝疏

申屠剛

對孝平皇帝賢良方正策

鮑昱

對肅宗皇帝詔問

何敞

上肅宗章皇帝疏

郎顛

上孝順皇帝章

對尚書七條七事六善皆言星象



對上順宗皇帝書言黃髮未

卷之三

裏措

上孝桓皇帝疏言官軍專制矣

杜詩

上光武皇帝疏求退大帥

上光武皇帝疏請立發兵

陸康

上孝靈皇帝疏諫止鑄錢人

樊准

上鄧太后疏言儒學

上孝和皇帝疏言水旱災異

朱浮

質責彭寵書

上光武皇帝疏請助兵

上光武皇帝疏言吏職

上光武皇帝疏言帝用明

上光武皇帝書言興學

梁統

上光武皇帝疏言刑法



復對光武皇帝言前

張純

復光武皇帝奏封言拾禘

上光武皇帝書論封

張奮

上光和皇帝表言旱

上孝和皇帝疏禮樂

鄭興

上光武皇帝疏田食

鄭興

上顯宗明皇帝諫止遣使

范梈

奏記大司空王邑言頻發兵使

上光武皇帝疏選博士之位

上光武皇帝書論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陳元

上光武皇帝疏論左氏傳

上光武皇帝疏諫不宜登

竇憲

上皇太后疏勸少主



丁編

上孝和皇帝封事言其威果

卷之四

劉愷

上鄧太后議論三季之喪不可廢

陳忠

上孝安皇帝疏薦

班彪

上光武皇帝書請為東宮及諸王立師傅

班固

奏記東亞王蒼賢

第五倫

上孝章皇帝疏抑損外戚

上孝章皇帝疏抑外戚

上孝章皇帝疏勸成風德并政之急苛

上孝章皇帝疏抑外戚

臧旻

上孝平皇帝疏訟第

鍾離意

上孝明皇帝疏言旱災營膳



上孝明皇帝疏言變

宋意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遇藩

上肅宗章皇帝疏于還歸舊庭

何敞

上肅宗章皇帝

濟南安王康疏論奢侈

東平憲王蒼

上肅宗章皇帝諫抄

上肅宗章皇帝疏避位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止

朱穆

奏記梁冀

劉陶

上孝桓皇帝書諫朱

樂恢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

卷之五

何敞

奏記太尉宋由司徒袁安諫



奏記太尉宋由言外威

上肅宗章皇帝封事補外

徐防

上孝和皇帝疏請明

張敏

駁議死刑法章帝

上肅宗章皇帝疏全

胡廣

上順宗皇帝疏定策立貴

駁議上順宗皇帝論選

史敞

上順宗皇帝疏薦胡

袁安

上孝和皇帝封事諫止立

陳寵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刑法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論獄報重不

陳忠

上孝安皇帝疏拜

上孝安皇帝疏論三年之



上孝安皇帝疏言罷侍致  
上孝安皇帝疏言三公推太

班超

上孝和皇帝疏乞

曹壽妻班氏

上孝和皇帝書乞起

楊終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大旱

上肅宗章皇帝疏承上

應邵

上孝安皇帝疏言外戚

上孝安皇帝議論刑

上孝獻皇帝議上所撰律

龐參

上孝安皇帝書勸息兵

樊準

上孝安皇帝疏薦龐

馬融



上孝安皇帝書 訟龐參

段恭

上孝順皇帝疏 薦龐參

陳龜

上孝桓皇帝疏 言御處

崔寔

上孝桓皇帝便宜事

楊宸

上孝安皇帝疏 言寵侍

上孝安皇帝疏 言封爵

上孝安皇帝疏 言為寵侍

上孝安皇帝疏 言寵侍營繕

上孝安皇帝書 言趙騰直

楊秉

上孝桓皇帝疏 言獲行

楊賜

上孝靈皇帝封事 言款

上孝靈皇帝疏 言獲行不實

上孝靈皇帝書 言因虹蜺降殿

上孝靈皇帝疏 言止營



張皓

上孝安皇帝疏諫止廢太子

上孝安皇帝疏救釋黨與

張綱

上孝順皇帝書諫除

奏孝順皇帝勅推臣

卷之七

劉陶

上孝桓皇帝疏言病政

上孝桓皇帝議改儲

劉瑜

上孝桓皇帝書因奉賢良方正陳時政

謝弼

上孝靈皇帝封事因蛇孽言及廢政

張衡

上孝順皇帝疏言權議於下

蔡邕

上孝靈皇帝封事因天災及外夷北境

上孝靈皇帝封事

上孝靈皇帝書



上大將軍何進書

左

上孝順皇帝疏

上孝順皇帝封事

上孝順皇帝疏

黃瓊

上孝桓皇帝疏

荀爽

對孝桓皇帝便言策

荀悅

申登上孝獻皇帝

李固

對孝順皇帝策

杜喬

上孝桓皇帝書

卷之

史

上孝桓皇帝封事

皇甫規

上孝順皇帝封事



身累太后賢良方正策

上孝順皇帝疏自訟

對孝桓皇帝賢良方正策

張奐

上孝靈皇帝疏論始事及風電霹靂

陳蕃

上孝桓皇帝疏封賞踰制內寵猥盛

上孝桓皇帝疏言校獵之非

上孝桓皇帝疏救劉質成瑨李浮徐宣翟超黃浮

上孝桓皇帝疏救李膺

上孝靈皇帝疏言事

應奉

上孝順皇帝疏訟李膺

孔融

上孝獻皇帝疏有木

上孝獻皇帝書議

上孝獻皇帝書議

楊香

上孝桓皇帝書議

審



上孝桓皇帝書

呂強

上孝靈皇帝疏

言臣事

孔僖

上肅宗皇帝書

黃香

上孝順皇帝疏

譙玄

上孝成皇帝書

言皇親及

曹大家

東漢書疏卷之一

周權編校

寇榮

字子翼上名昌平人

上孝桓皇帝書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與黨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詩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陸  
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  
容後刑辟自生靈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  
生戴禮曰女子七月生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批抵青蠅  
之人所共構會小雅青蠅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  
君子無信諱言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  
使黑汚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也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  
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陸萬  
初之坑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參母之仁發投符之怒  
史記曰昔魯參之處費也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  
參以告其母曰魯參殺其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八告之

向書背繩墨宗空知不復實確其遺實於  
之下易坎上水洊洊便奏正臣罪  
司隸校尉馬羨位邪不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放  
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重食  
故冒死欲詣闕投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詔說張  
設機網復令陛下與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  
何勗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免則  
墳墓但未掘墳出尸剖棺露骨耳謂謂骨之內有物  
也月令曰黃泉  
水王莽枯骨公劉敦行嘉世謂其仁



曰長流... 羊者無在... 公... 及... 草... 本...

自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

害而與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

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觀之明

拒讒慮之誘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接從溺之命不

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淹恚不為順時怠遠

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

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賄伍員漢

不李布無以過也史記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楚賄之得伍員者賈無忌諱殺奢者子員字子胥奔吳楚使使王項出城高祖賜布千金

臣得罰以來三載無驗之罪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以

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止則見掃

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殛死則為冤鬼天廣而

無以自覆地卑而無以自載蹈陛下而有沉淪之憂遠

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

悟如臣犯元惡大愆愆惡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鋸刑則

者謂曰刑有五大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

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

而閭闔九重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馬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馬人右肺石達窮人





原件短缺

第4-5頁



動行生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  
 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文侯一豎頭  
者甚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離歷陰陽易位當燠反寒  
 春常淒風傳曰春無淒風夏降霜雹月令中夏行冬又  
 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  
 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廩報議獄緩死  
 之時易中孚大象曰君願陛下思帝克五教在寬之德  
 企成湯避遠讓夫之戒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  
邪宮室崇邪文謂盛德使以宰風早以弭災兵臣聞勇  
人疾邪何不雨之極邪  
 言不逃死智者不重困言者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

帝  
 之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very faint text.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屏四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

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

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蕭何奏事不趨死則疇其爵

邑世無絕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丹書鐵券傳於

無窮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斯誠大漢享下安人

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

也成數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

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諡陽侯

祭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

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



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

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

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吊哭之臨其小德之厚

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

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

隴蜀先登坻上即隴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

不知有軍言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

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

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

主...之計...死...  
家...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

禮記曰...也...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

以為宜因尊堯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謚法周

制焉周公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帶乃下弁章又示

種贈以軍陣送葬謚日成侯

種贈以軍陣送葬謚日成侯

種贈以軍陣送葬謚日成侯



馬援字文淵扶茂陵人

上光武皇帝疏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

臣接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緇本成乃乘臣不自陳陛下何

臣之失 臣不能令入料

如 與人怨不能之入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

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之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

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

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請以非義而囂自快

毒心盜憎主人左傳晉曰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兩願遂詣行在所極陳囂之

術得空曾腹申愚策退兩應死無所恨

乘勃字

上光武皇帝書



馬援卒初援在

大將軍領營攻實用能輕身者

怒以勝瘴氣

本將軍經日營攻未其

身益南方意效

買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

車時人以為南

王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

寵故莫以聞及

卒後有上書諧之者以為前所

載還皆明珠文

犀犀之有馬武與於陵侯侯是

等是司徒侯皆

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

懼不敢以喪

借鑒裁買城西數畝地築葬而

已裁僅也與

實客故人莫敢弔

會嚴與援妻

草草相連語關諸事

書以而之方知所坐

下法不答去後

日樂伯孫帝

智貴朝臣已下莫不

之大人奈何

不為禮援曰我乃汝父也

責何得失分

於由是懼上書訴免前後六上

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請

關上書曰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

一美不求備於眾

周公謂魯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

秦田橫通說韓信昔漢高祖微通至釋不誅田橫初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

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

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



畏以而奔楚章耶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

項燕將援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

謂也詩云巧言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下

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時開猶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

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謂使使寧

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

囂國計似疑衆營未集接連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逃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守命

痛刻獲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

如蒲泉勢如轉規規圓也孫子曰轉規而速救倒

之急時云曰當今之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

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去兵勤有功師進輒克誅劔

先零緣八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

羣氣接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各遂斬滅征賊克

平一州謂海善格爵杯合浦交間復南討立陷臨御師

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難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

情豈樂父也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  
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名城醫絕國



王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天之言

橫被誣罔之說韓子曰廉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

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寵共曰夫市無券明矣然

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無遠於市諺臣者過三人

願王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

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大明主醜於用賞

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

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

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魯聽季孫

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詩云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

與也昊昊天也

之言如備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

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城負莢城之齊城之

公羊有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

功故君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接功罪宜絕宜續以嚴

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縶布哭彭越之

義彭越為梁王縶布為大夫使於齊越以謝反梟首之

貫陳悲憤戰慄闕庭請罪

馬廖字敬平長子







曰不道其德或承之蓋謂今斯事一竟鏡則四海誦  
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於行仁心乎况  
於行今乎願置章坐側以當警人夜漏之音古者警  
六時在論者其無或不可宜事

馬嚴字威

上肅宗皇帝封事

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廢  
舉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

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

舉為心異異則中以刑法中去不即垂頭塞耳採求

賂今益州刺史朱勳揚州刺史倪說說首涼州刺史

葉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

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

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

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事於是宰府習為常

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  
依遠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

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

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



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玩之  
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戒子如此殺

御有體災青日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黜等官

魯恭字仲康扶

上孝和皇帝疏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

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後誠欲以安定北垂  
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  
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

倉庫空虚國無蓄積今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陛下

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三年聽於家宰百姓

開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和帝章和

帝在諒陰不出故百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如

如有求而弗得言百善居春而欲引之今乃以盛春之

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

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為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

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晉太王重人命而去邠

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尊卑踳肆與



焉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當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  
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  
脩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和  
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羣黎遠方夷狄重譯而  
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雖他外  
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得勝人者昌以乃勝人者亡今匈  
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  
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大漢祭彤遠出  
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延白  
天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也

愚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

顧慮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大使者往

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察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

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

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

上孝殤皇帝疏

初和帝末下令察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堯典曰乃時憂念萬

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

令言順月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攸和氣利黎民者也

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

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

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

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而近於春月分行

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

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連及也解所連上逆時氣下傷

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陰生五月之卦也曰后

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

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微行者尚止之况於遠召考掠奪其時况比年水旱傷

稼人饑流冗元散今始夏百穀權興陽氣胎養之時

始也萬物皆含胎也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

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

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

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人傷於疫大陵之為害也

廣生廣生天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又繁



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令孟夏之制可從此今其決  
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  
刑罰以清矣

上鄧太后奏議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  
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奏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  
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  
政行之君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謂氣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言十一

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

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  
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

帝深惟古入之道助三王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  
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政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

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多十一月得死罪賊



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季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春在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辛

魯丕字叔陵

上孝和皇帝疏

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故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聞愚頑顯備大位丈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

所甄明出別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

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

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

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

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

舜禹皋陶之相戒尚書帝舜告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禹曰慎厥身備思禹戒舜曰安洪止慎乃在位咎無戒

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

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觀乎人文化成

天下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正之人文則 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  
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代湛 字惠公琅 那東武人

上光武皇帝疏

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西伯受命伐大夏

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璜詩大雅之篇也仇

所以鉤引上城臨衝車也衝衝車也崇國城守先退後

伐左氏傳曰 夷王 幽崇德而伐之軍三 所以重人命

候時而動故二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

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技降銅馬

破赤眉誅劉奉之雋下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

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秋黠虜困

迫必求其取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

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

馬罷勞轉糧艱阻今究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

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

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蕭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



遠矣易求難四方疑怪百變忍懼誠臣之所感也伏願  
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  
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素  
竟不顯其

杜詩字公君河  
內人

上光武皇帝

車駕征張步留伏遷居守時蒸祭高廟蒸冬  
祭也而

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

免六年徙封不其侯也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其不

縣名其  
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主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

曰良哉大雅詩田  
詩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

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詩竟也玷缺也  
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

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

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

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

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堂堂盛  
威儀也智略謀

慮朝之淵藪髮鬢厲志白首不衰埤雅曰鬢髮也  
髮謂童子垂髮實

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  
雅曰予則有先後古者

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  
鄭武公





原件短缺



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  
以砥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  
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  
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  
輔可攝而不攝攝音之攝出入禁門補闕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知  
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  
言甚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  
脩通達國政尤宜近待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今  
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五尚書令則可以  
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  
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東漢書疏卷一終

懈而吏事衰

郡有

下公

朝

彪上議曰

聖

聖

聖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  
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  
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  
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  
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聞閭說  
日明其等曰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  
舉皆得其人矣



上肅宗章皇帝疏

應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

二帝

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氣

諫曰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克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急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寧歷州宰



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更立疏網

亦舟之魚

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而為捕

也

恢恢

疎而不漏

而為捕

疏網

亦舟之魚

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而為捕

也

恢恢

疎而不漏

而為捕

也

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今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

毛求疵索求也

詆欺謂飾非成譽非其

本

罪

果

挑

菜

茹之饋集以成職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

本罪

老子曰法今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

毛求疵索求也

詆欺謂飾非成譽非其

本

罪

果

挑

菜

茹之饋集以成職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

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

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道為敬彌深

下相道也前書曰上

臣愚以為宜如

舊制不合翻移

帝紀

之

帝紀

之

相道為敬

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道為敬彌深

下相道也前書曰上

臣愚以為宜如

舊制不合翻移

帝紀

之

帝紀

之

舊制不合

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

相道為敬彌深

下相道也前書曰上

臣愚以為宜如

舊制不合翻移

帝紀

之

帝紀

之

東平王奏

上顯宗明皇帝疏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



舉觴上壽請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  
聖佞邪之人敢請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飲客  
而止燕罷得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認  
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掾  
其相敬愛上疏薦良曰出吳良傳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  
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  
首一節言雖耆老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  
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  
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編位之罪敢秉愚

此言 宗以示公卿曰前以言其良發憂備德  
後以良為議郎

相證 國相人  
上光武皇帝疏

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  
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  
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世祖即位  
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  
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慶與在於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



復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  
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為國是也言欲為國於是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  
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  
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  
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  
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  
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  
選用然後政調於時而操人可定操動也操挽也昔董仲

舒言理國舒言理國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

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賈誼

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

乃以誼為長沙太守朝錯諫川也事文帝為太子

上國反以誼為名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

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

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

萬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

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

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



此為要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  
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從家屬於邊其  
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女子犯徒建歸家每  
未名曰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  
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二人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  
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此所以抑無并長廉恥也  
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  
可保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輸稅謂舉錢  
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  
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罪告者

雜記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網  
雜記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網  
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因  
訟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  
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  
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此謂事備一其法度班下郡  
國獨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寂無怨嗟矣法不

上光武皇帝疏

是時帝方信讞多以決定無疑又時賞少薄天



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臣前屢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身死復陳愚策夫謀  
有益於正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  
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手今諸巧慧小  
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補識記技謂方伎醫方之類  
和史卜之官也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  
逐之哉臣譚伏聞陛下察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  
黃白謂藥化他成金銀也而必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

亦有時合謂下數隻偶之類謂陛下宜垂明

發聖意辨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

詳通人之雜謀謂之發聲眾物同應俗人無是又臣聞

安平則專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

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

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

或至擄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

結歲月不鮮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

與之為取言先能與之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取之

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



向而不謂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遠為近  
亡者獲存失者復得矣

馮衍 字通京北平人

上光武皇帝疏

竊尉陰與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  
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問司隸  
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  
抵死徒其餘貶黜由此得罪嘗白詣獄有詔  
赦不問西京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建武末上詔自陳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

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

平日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將軍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

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貴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

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魏尚犯里人文帝時

雲中後坐上者勇差六級下之吏罰及之馮唐諫文帝

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臣恐是日令

以持節赦向復建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嫉於公孫

弘史記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

家忍三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李廣奮節於

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威名震人地為前將



乃失道後期言今對等廣乃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  
也臣自惟微賤之臣士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之  
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  
臣行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不臣之祖參忠正  
五侯參始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每傳而臣行復  
本右臨以大逆參自後親族死者十人而臣行復  
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田行求時之利也  
若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  
臣自惟微賤故敢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臣自惟微賤故敢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臣自惟微賤故敢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之間擲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  
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躬力行之  
秋謂盡力行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  
賤難為工也疏遠隴亩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  
以救罪尤書奏以前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嘉之七世孫也

對孝平帝賢良方正策

剛質性方直常慕史籍汲黯之為人仕郡功曹

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

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







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  
聖猶尚有累何此事失其衷不令天心者或曰周公先  
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  
王先封伯禽於魯今就國守封後為伯禽也周公旦之  
等不令伯禽復加祭貴以自抑也東觀記曰昔周  
公孫防禍惠先遣伯禽守封於魯謝故祀天郊祀三  
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脩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  
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字禹及元孫雲  
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結貴據權至聖至固終沒之  
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  
後受禍戚門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為大司馬謀反方  
今師傳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何功

不至不思其

則何禍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曰孔子

之哉老氏所植

王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敵之世

公家屈竭賦外

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

之疾疫天命改

賊群輩日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

擊入宮宿衛

權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

不禁六極之

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

明厥極

不不王者承天順地



齊主刑不敬以天官私其宗不敬以天罰輕其親陛下

宜遠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將軍韓昭迎蕭太后於代差五品之屬

納至親之序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

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况散使得執戟親奉宿衛

以防未然之咎以抑惠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

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齊令元后下詔曰則所言解

鮑昱字叔明東之子時為司徒

對蕭宗章帝詔問

建初元中大旱般蕭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

將以消伏災青昱對曰

臣聞聖人理國二年有成出論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

未習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十三年是王黃謀反連坐繫者十餘人恐未能盡當其

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寬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

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悉除

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錄其言

何敬字文高扶

上肅宗章帝疏

郵壽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



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  
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戒  
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後費而憲及其  
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  
歲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屬音正  
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  
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命大率臣七人以  
知政理遠夫人心輒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見尚書僕射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  
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  
當壽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  
分幸可也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謬謬以昌不以  
誹謗為罪史記趙盾良諫商君曰千人之謬謬不如一請  
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國家  
以為橫也心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  
不避夷滅觸死誓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  
壽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之化謂去云道德統  
覆載謂杜塞忠直垂謗無窮臣敢謬豫機密言所不宜  
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言壽壽得城

郎顛字雅光人

上孝順帝章

顛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顛少傳  
父業養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  
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  
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  
三年正月公車徵顛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謹告人主責躬備節

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九災異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施之亦除易積賢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

則施之亦除施之亦除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

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行水令

生封保其子孫使得之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

旻之聽溫三省之勤會子曰吾身思過念咎務消祇悔

於儉約極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違約

善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闢雅政本

周南詩曰日聞雖風之始也所以風化本立道生風行  
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之本也



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濁其本者未竭天地之道其猶鼓  
鬻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鬻如笛六孔鼓鬻其  
之問其德索鬻而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  
而不屈動而愈出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  
夫庶幾未見元年子不思守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  
秋成慶國慶災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  
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  
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甲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  
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可  
省減廉節貧人賤賸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

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而仁為儉而不降福者

我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之時敬而勿擾竊見

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陰不雨亂氣也蒙之

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稽覽圖曰日食之比

陽也蒙玄注云蒙氣也此非一又曰欲德不用厥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

成蒙君後不又曰欲德不用厥田邪臣謀亂其君先

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常陰夫賢者化之本

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合夫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易傳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

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端反時節山功實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而行罰臣伏案飛候奉

察衆政京房作以為立夏之後一有震裂涌水之害又

比災惑失度盈縮往來涉盛興心環統軒轅大官書曰

之宿軒轅黃龍體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

夏令則災惑失行不行夏令則災惑逆行也見天文志

正月三日守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

為王位陸為宗廟前書曰深人無延壽字贛長於災變

分直日法交主一日即三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元命包日魁下六星兩兩而此曰三台前書音義曰秦

上階為天子中階為三公大夫下階為士雙入三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

自周詩小雅采芣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之在位說高虛納萬鐘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

寢疾自逸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

速以此清伏災肯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

任三府三公長史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

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暇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

小綱數謂緩於三公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

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

也



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有言伏  
鎖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對尚書七條

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讀尚書顛對曰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言無隱情臣備生  
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謂故出死忘命懇  
懇重言也再誠欲陛下脩乾坤之行開日月之明披圖  
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  
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禳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  
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

事如請諸關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人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  
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矧宮殿官府近始永平  
歲時未積便更脩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  
宮別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  
消功殫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  
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  
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

春秋考異曰信公  
三年春夏不雨於  
是  
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從之道罷軍冠之  
去  
刻峻文椽毒之  
所  
當  
死  
百  
姓  
何  
事  
不  
敢  
煩  
人  
請  
命  
願  
活  
萬  
人  
害  
以  
身  
塞  
無  
狀  
禱  
已  
合  
齊  
南  
郊



雨大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信公由此言

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微日

也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甲

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火故願陛

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

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

陽者天子為善一日天立應以時大夫以歲一善為惡一日天

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其從如是則景雲

降集青沚息突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二事去年已來

貌無實佞人也

濁為野易藉覽

公皆令色足恭

實故清濁切而

息易藉覽曰

有地烈如是三

左傳信公

南方為火故

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

善為惡一日天

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孝經

九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

付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為實清

審曰有實無貌道人也

外厲內吝以虛事上無佐國之

寒温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清

侵消息者或陰專攻或陰侵陽

占曰日乘則有扶風日蒙則

干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



致立春前後遇  
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後寒

者無寬之實也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

人豈無貞賢未  
聞朝廷有所賞授非所以求善

贊務弘濟元元  
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  
不遠三五復反春數合歲日

而反宋均注云  
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五打

正者改代之際  
會也應於此際自新如初則

遂驚動涉歷天  
門災成伐已庚亥之間今春當

早夏必有水臣  
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

之來錄類而應  
行有玷缺則氣逆十天精感

出以戒人君曰  
君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政

委事以來穀收  
稍減家貧口饑歲不如昔

不足君非真足  
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

覽防微慮萌若  
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

多也故孝文皇  
帝絀袍革烏木器無文約身

賦時政升平陛  
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

約天下幸甚易  
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

宗以享福高宗能王武

維者野鳥亦于  
歸者欲雞豚

見得之有報之  
疾也



有九十年宋景公延年  
日禍當君雖無可移幸相公曰人死無日  
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歸人歸無可移  
子常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貴  
遇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  
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火星天至災感以  
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推步三  
統災感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今又在柳三度  
柳南方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災感去年八月三  
十四日戊辰災感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夫曰慶元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災感者

陽之精也天之使也受感南方火盛陽之精也

星感而出入軒轅統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言

函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

具今官人侍御動以中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

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災感入軒轅理人

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

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

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輿多去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莫敢威



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子降福子  
孫千億惟陛下不可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  
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  
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  
當受荷言之罪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

氣從西方起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此氣從西方起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此氣從西方起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火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為時

作故曰大辰大火為大辰又為大辰

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

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居北所以字一宿而連三宿

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

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而其宿

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

之同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

在秋節西方曰氣入玉井臣恐立秋以後趙魏

關西將有羗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



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

衛田選賢能以鎮撫之也田易金精之變責歸上

司上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為大尉

之司馬故云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

井旗干指也咸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

異書視辭於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

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本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

流日旁色白而無者名為虹貫日中者

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事

考事考考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

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門延多所收補備經考

毒毒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

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允諸考

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

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謹在

甲台謂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

陰陽不謂是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本

不謂責之司空五谷不遂草木不茂責之司徒

伯謂東方主春王雉五木之祥也自司徒

伯謂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伯謂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位陰陽多謬時列婦為司徒至又無虛已進賢

之策天下與議異人同咨答也且立春以來金

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巳丑有白氣入三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

不早讓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

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十年基作菁謂

法推之也詩况歷樞曰九其數皆從亥之仲起

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

蘇大統之始故王命詩况歷樞曰卯酉革政午

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曰神陽

亥之間乾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

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之凡

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

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困卦唯獨賢聖之君

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困卦曰澤無

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

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未

子委身致命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

不離於道也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

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臣以為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





原件短缺

第25~26页



之罪漢法肉刑三未黜削左右指也文帝除之

右指也三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四刑

也百年錄書者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

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

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采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

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

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

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改舊以除異何也又



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

也爵以德進則其情而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

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

趨無爵也則皆懷歸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

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遠人望逆天統則災青

降遠人望則化不行災青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

虧四始之缺五降之危其咎由此四始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

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

易有陰陽三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

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

守夫盛德大業乎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



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  
象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道傳而懷玉何又果  
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哀冕而執玉也  
於從政明達變伏言明於變異朝廷前加優寵實于上  
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  
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於內謂之大音其動有特致  
既博故善人為國三年乃立而巳可也三年有成又曰  
善人為國百年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  
不特選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入京師  
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獲顏  
闕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

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  
正氣為帝同氣為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  
下歸仁克已復禮天天奇輝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  
罕出君稟以賦貧之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  
邑內大化見說苑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  
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嘆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  
不合則臣為敗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蘇便宜  
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



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土者則天之象因

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

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

施惠下及兆人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

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

也否則大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靈霧蔽

日爾雅日風而雨土為霧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

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

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

不宣曜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

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處作豈

陛下倦於萬機惟懼之政有所闕歟惟懼謂此

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

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關急

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

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

起今月兆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封也

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



興也

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五易曰

雷出地奮豫

豫坤下震上坤為地震雷奮在地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殷盛也為進也

動於地萬物喜

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

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

易解卦曰天地解而

皆甲

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

易說王者崇

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

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

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舉

日月合其明

易說文言之辨

璇璣動作與天相

應雷者既令其德生養號令始發當生而殺則

雷反作其時無歲

雷以冬為

陛下若欲除災招

社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心酷害者亟加斥黜以

安黎元則大昊悅和雷聲乃發

太昊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

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十光芒交接

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

春秋元會包日

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殺豐

歲星守心

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者為應期德厚之福



重華留之

天官書曰歲星

重華者謂歲星在

心也今太乙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

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

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石氏經

曰石氏經八石中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

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登宋

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效異

可消五緯順序矣

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早陰僭陽亦早陽無德

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

齊傳師言如得以禮衣

其俯伏庭下褐衣織毛為布

謂孔子之正道也

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吉

退就重華

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

氏學

上光武皇帝疏

特大司農江馮上

口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言以臣為師以故武王以太

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仙

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

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遠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太宗



後平轄之權太宗孝文四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哀車操國柄以偷天下

况以台喻不信群臣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微評為直至乃以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

其將網密法峻大臣無所指手足然不能禁

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戮故人君

忠在自驕不忠驕也失在自在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

日身之勞周公執之哺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日中

不感我又王之子為王之弟成王之叔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不聞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



漢書疏卷之二

漢書疏卷之二  
卷之二



